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墳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 并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釋疑惑 并牋書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 并書

僧䂮僧遷鳩摩答姚主奏 并書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書

釋僧巖答劉青州勸還俗書 并劉往反六首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𨺚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搆以相誇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林竹銅綵靡損无極違中越制冝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

舍旹先詔所在二千石通叅本末依
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
有輙鑄銅制輙造寺舍者皆以不承
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
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
其法著白黒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
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
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
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撿駮二論
各万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
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
謂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无
暇三世因果未辯致懷而復不敢立
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
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
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奥豈
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
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黒明佛汪汪尤
為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
濵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
事近蕭摹之請制未令經通即巳相示
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濫无傷弘
奬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

盧

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猶秉愚對懼
以闒茸貽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
敢當至如前代群賢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来則王
導周顗宰輔之冠盖王濛謝尚人倫
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号絕
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郭
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
身煙霞之閒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
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
汪孫綽張玄殷覬略數十人靡非時
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
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以上
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
也近世道俗較談便尔若當備舉夷
夏爰逮漢魏竒才異德胡可勝言寧
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
之說自陷於无徵之化哉　陛下思
洞機表慮玄象外鈞深致遠无容近
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謹推此例
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
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
之化无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
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奬其

聯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
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
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
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
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
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户千万則仁
人百万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
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
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
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
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措雅頌之興
理宜速耳　陛下所謂坐致太
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
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
故大國之衆數万小國數百而終不
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
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乱華以来生民
塗炭寃横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設
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
而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而苻
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无親虐如豺
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

瀟万夫幾乱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
阨世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建所擊者
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居殊
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
景獨以濫刑受崇撿報應之數既有
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
載之以彰勸誡万一影像猶云深功
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
孝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
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
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誡所以
為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
闇之徒苟遂毀讟忽重殉輕滯小迷
大恚僧尼之絶時育疾像塔之豈朱
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
論吏司苦裡瘞之勞有時而誣慢惠
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暮啓制臣亦不
謂全非但傷盡道俗家在無行僧尼
而情貞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
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頓絶臣
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
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

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
竊恐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盡呑并
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
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
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
為志苟在呑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
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
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淼難佛不見
形事 并李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
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无量
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直空說而
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
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
李淼和南

釋道高曰奉番問至聖顯晦之迹理
味淵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弥高德
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輙罄愚
管冈象玄珠夫如来應物凡有三焉
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
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
令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

萬

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
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
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
山蠰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
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
闍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
帝三代五覇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
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
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眼所不
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
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
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
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
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
貧道言淺辞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
日當中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辞況冲
美飲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
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覧来
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
觀闍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
異代齊解万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

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
誤增豈得不取證於示見卯記以自
圓乎大聖以無导之恵垂不請之慈
何為恡昭昭之明晦倍寻之器絶群
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
蔔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
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来生
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
莫辯今如来軌業弥貫三世慈悲普
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群迷未解不可
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
佛事備列於累方閭今之所謂佛事者
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
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
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黙
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遅觀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
九思方服潤致敬知至理非膚近能
測微言與辯非鄙訥所叅今謹率常
淺麁陳所懷夫万善為教其途不一
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
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眼所共了為者
亦无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檽

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
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
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
息非日月之不燀何急急於示現而
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因季俗无證驗
以徵誠亦不謬大聖恡昭昭之光明
而世之疑者裾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
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往掐挹有舊
說途無異轍郵述而不作夫三身报
識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
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
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嘗不見哉聞法
音而稱善獨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
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孋孔救頹俗
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
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
今佛事其焉在乎伍首合掌莫非佛
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
所弘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
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成准耳
此乃毒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
君生知無假索氣天然居大寶之地

連類脫之思流浪義苑涉驪書圃吐
納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
聽貧道學業麁淺弘懃簡札上酬諮
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霡霂謹白
李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
闇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
届道覽復往況弥觀淵賾然所謂像
法爭正求悟理麁借筌會旨不假示
見此圖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
示表則取之世典縛焉足矣放光動地
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
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
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
疑學者將由无證自悔怯明无咎於
三五潛景道德懲於十号矣豈不然
乎又所謂姬孔務極頽季无暇來生
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
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
故易去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去無
我无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
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
此所關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
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illegible]張 境

滯使夷路坦然積㝵大通也深願大
和上垂納毫欵弟子李森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敎覽移日馥若
幽蘭清若惠風負道器非霜穎運非
庖生動手理閒獨蹟疑族良由辞訥
旨滯劇難星陳愚謂戠闇寄奇鑒觀
示見鞠躬歌讃感動靈變並趣道之
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冝寄觀雙舉疑
驗雨行豈得罷絶示見頹漏神来齊
軌姬孔同軌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
言大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
順時行蔵莫測顯則乗如而来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從十号哉餘
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熒燭增
疑正向且白黒比肩塔像經書弥滿世
界學者豈以无證自悔又引七經義
兼未来積善餘慶積悪餘殃雖新新
生滅交辟代謝善悪之業不得不受
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撿實
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上當
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
興推實莫辨似若子眉義將安寄當
仁不讓伏聽渕蹟前䟽粗述至聖沉

濟而義据末照辭況未泯謹更詳究
共弘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識
永惛於六塵潛移為呑噬之主相續
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
態之賓往来三悪而苦楚經離八難
而酸辛欣樂甍娛憂畏永劫一身死
壊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聡群書滿腹
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拓不能豫未
免謬見以瞖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至
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
真遅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
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
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接
志玄宅下操渕達逾明一生若朝露
辯三世之不虚縦攣於清真之術鍛
控於濁偽之衢植徳耘邪而薈蔚樹
福灌正而扶疏昔節覚辰於寸陰潔
己爭逝於来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
豈不親映光榮而覩其霊變哉若耳眼
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
以感聖大法於是而来遊帝主傾誠以
歸徳英豪綴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

書

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
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
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夷衛
佛一鉢之飾居得斯位遣問嚴公徵
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
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
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
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
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
章鼓儛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未張數
四薄尓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
郡北寺淳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
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枑崇三寶正
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
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
高行逸群清神邁俗皆有異迹世咸
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必情
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
言朴辞末必可採不允當伏懃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
海甲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朴傳古
毒即天竺浮啚所興（浮啚者佛啚也）劉向列仙
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闚於斯

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
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
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
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使
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阿育王也）姚略
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
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
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
覩於灞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
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
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无語
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牋答）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
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
君王無好智君王无好勇智之過生
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因修
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擔念履行欲
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
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
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
達故橫起異同君玄積業插信便是
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去

粵

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殘害
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諎貪竊成其
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一念而可捨
十善八正寧暫想之可貴未見輕其
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
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離異何得相順
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
覩經律所辯何為偏志一方埋沒通
路夫士未常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
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
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
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无其
多結諸訓誥經史藏識志可拔之不
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
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礼敬標其
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
之懃懃尅己者正為君輩之徒耳欲
令相與去憍矜除慢慠節情慾制貪
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
拔之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
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
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

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
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
甞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
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詭妄諂佞望
門而自新浮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
息心之鄙齊此无慾之基不亦善乎一
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
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惠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
願善故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
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授以禮讓假
徃以方直乃至一日剋己天下歸仁
况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關心
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
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闕發
未達去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悒
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
餘善又去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
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勉須四凶
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
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析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
雕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

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棠祝陁之媚色
其餘節義貞信謙柔之德皆當致遠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
必察其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
爭而行不越者請无造於異端且殊
塗同歸未必齊然一貫須亦多有與
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
有唐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
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
比見君别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皃豈其容
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
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
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
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
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
羌無須搆是非橫起謗議耳插心入
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勸善之為
樂故挫憍淩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
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逍遥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懷无
求自足而退傚前良恐未能懸絶空
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

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懷耳比面
別一二近聊有此擇滯兩卷想於外
已嘗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灰
幸無勞形目脫未覯者為可一歷意
本一不期他翻正是自擇疑滯耳君見
之必當撫掌也肅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
大慈弘引之訓恩奬所駈性命必盡
敢瀝肝髓乞照神衿民積世門業依
奉李老以沖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
蹈一万善之渕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
先軌自絶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
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
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
禀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
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
情方廻心頂礼合掌願持民齋敬
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
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黄老者實以
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
源不欲終朝悔道既以二道大同本

嵩

不敢惜心迴向實故言稱先棄門不
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懃志一
乘况仰賀明公齊礼道德加須奉誦
明公清信至制箋注子序万門朗奥
德品宣玄言雖頗違心不覺醉更未
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
綸精睟照出欲羅尚其不能欲背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
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
於釋老非敢異同始和進尋民門昔
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乃著
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
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尔
民復何尋始乃遲遲執迹今輙兼敬
以心一不空棄黄老一則歸師正覺
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奉自
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
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未盡耳道
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
界斯則精麁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
然尋道家此教捐設機權其猶仲尼
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
而已教本因心取會万物用其所見

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
子之豪釐維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
家有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
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測予於天表老
子亦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
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
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験自知有
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
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
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
歸輙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
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
道之所異輙婉輙入公大乘請於今
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
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
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
史中丞孔稚珪啓

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无二
取捨多途諍論去去常所慨也但在
始通道則宜然斆而學者則未可君
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滞其迹也比面
别一二蕭公荅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書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摽二法師荅偽秦主姚略勸
罷道書（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摽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
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
欲招肥遁於山林搜沉滯於屠肆況
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
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
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
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
也今勑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
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替時益世豈不
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
懷不可以守節為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
詔勑尚書令奪道恒道摽等法服承命
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慞惶无地自厝
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
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
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冈
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
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无殊異
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

未見纖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為
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志
魏文全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懷遂
疋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
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
學之士華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
邇大法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
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
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摸為後生之津
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申
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
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
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
以聞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
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
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
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
薩之蹤可道恒等近自陳寫莫悟聖
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
无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
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措以徹命
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志其陋
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萬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過懷
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
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
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
當開意以從時命无復煩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
薄不能感悟聖心累承還詔未蒙慈
恕俯仰憂怖无復心情
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
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无恨屢干
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
以聞
僧䂮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荅姚主
書停恒標奏 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別以數句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
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万
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
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
耳道无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

尋道之心亦何必須尓也致意遷上人
別来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
能一二為書恒等亦何煩諸上人勸
其令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為獨善之
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
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
岸於蜀肆周當辭祿於漢朝杜微稱
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
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
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
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
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
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辝世之許由
近高散踪於謝敷若九河揚流人盡
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
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
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
闇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
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恐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曾䂮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

止恒摞羅道奏
盖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次
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達
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干木於魏國高祖縱
四皓於終南叔度辞蒲輪於漢世
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縣於
若耶盖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
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
令矣令道摞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寺
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
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
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摞等
有弘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
詔使擇法師將擢翠翅於寒條之上
曜芙蕖於重氷之下斯誠
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摞等
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
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
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万世之
後宇宙之外咸純德以化寬九域之
內肆玄津以逍遥疋夫无溝壑之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五張

怨嫠婦无停縛之歎此實所以垂化
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
介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
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
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義苟於
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
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
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
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
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
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
不過恵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
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
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
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并桓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
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
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
石永乘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彷
彿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
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
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實
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
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
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
納之

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
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
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
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
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
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
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
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
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
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
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
隟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
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則无功失其
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
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乘
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

者誰復沐浴踞于玄玄奈疑結何一
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
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
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
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
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
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
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
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
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
嬈之言辭拙寡聞力訓高命蓋是不
遜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
秀才書 齊劉善明答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
志弄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
緬矣方將委質饑獸麋趨九劫之功分
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
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
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
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
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无令曹公重
歎王舟再慙輔秀之呂非所剋堪釋

僧巖呈

荅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
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髮膺揚名
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為大遠尋聖言
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
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
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悞幽冥
相駁遐迹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
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況淪未及冀
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尒豈不悲哉僕
忝莅梓蕃處在明文觀貢帝庭必盡
才藝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
紛紜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期耶昔
王祥蘸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
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
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万載
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
白荅

僧巖重荅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振
皎然徒欲伏義辯情未由也已雖高
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

曉何者夫知人者拈自審者明恋兮
昧進良所未安昔感直應命終獲拭
名之勲遵祖躬能平拈揚鵠之恥若
遺我欲致彼追蹤王呂恐驂鰓龍津
黙額家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
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
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无識於前
代斷髮有加於是裏展斯盖斬手全軀所
存者大夫何惟哉頑貧愚執賜逐陋矜
釋僧巖呈一重荅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
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詃理與
每撿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嘗
不向句破的洞盡義宗而尚自讓光
乎其側庸仍踵覆車无悔敗轍非知之
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措捨
重擔而安坐棄羈捺如還家對孔懷
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為樂已
甚況復文明御運姬邵協政思賢讃
道日昃忘飡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
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
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十張　埃

居

年而語哉相與邦閣久要頗練深志
若隱展會之賢恐招戚氏不忠之責
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
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
君白荅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音
絪縟芳音驟届勞誨之厚一至於斯
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
倦前歎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
老矣豈能有為夫以耄耋之年揹麾
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首人功協佐
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
畝之農夫西園之杼叟側景前光參
蹤古列無異笨駑足以均騂驥轡澤
雉以雙鸞鶚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秦伏命撫節公孫頂報知深士身
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根年邁
崎嶬命急濛氾吞炭倒戈永與願隔
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
翻覆釋僧巖呈　重荅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
思入渕而幻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

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
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浸鸑鷟之
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徵
贖三枉陋札冊訓苟自謙冲固辭年
耄度君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
當遊翔擇木待掎桐竹實耳鄙命輕
邑邑足降哉敬捐清風肅從所尚本
畱既乖裁還懃憫劉君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十二張 謂

萬